

稟故竊列

著科琴左.M
譯華靖曹



行印社版出年少新

M6
IC12.25
14

列 寧 故 事

著 科 琴 左 M
譯 華 靖 曹



新 少 年 出 版 社 行



3 1760 9669 5

目次

聖德宗廟.....一

列位長官的聚會.....六

有時可以吃煙水壺的.....一〇

與 怎樣戒煙的.....一四

在監獄裏.....一七

列官妙計理憲兵.....二〇

列 第一節小孩之罪惡.....二五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九

列雷軍衛兵.....三四

列雷同一位老太太談話.....三八

列雷被刺.....四四

錯誤.....	四七
透魚.....	五一
列與劈柴.....	五六
在理髮室裏.....	六〇
蜜蜂.....	六四
列和爐匠.....	六九
游湖.....	七四
後記.....	七九

玻璃水瓶

威雷在八歲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小小的故事，這故事後來過了好多年以後，他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卡才說出來的。

安娜。伊里尼卡說她的弟弟是一個很淘氣的人。可是同時他又是一個很誠實的小孩。他從來沒有扯過謊，向來對自己的淘氣都承認的。

可是有一次，他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情：

小沃洛甲（註）同自己的父親和姐姐們到加桑去了。

他的姑母索尼是住在加桑的。他們到她家裏去了。

姑母索尼也有孩子的——列甯的表兄弟和表姊妹們。

這會面是很有趣的。孩子們多多的淘氣着，跑着，玩着各種各樣的遊戲。

有一次淘氣開了，把小桌子上放的玻璃水瓶都弄掉到地下了。

這是他們的一種快活的遊戲，他們都互相趕着。沃洛甲在房間裏跑着，碰到這張小

。小孩們嚇得一下，避開那玻璃水瓶飛落到地下，打滾躲藏。

孩子們在走廊沒有看見誰把玻璃水瓶打碎了，都在跑着，都往房間裏跑。

那玻璃水瓶一打碎了的時候，孩子們才稍微安生了一點。

四兒跑開了。當他安生進到房間裏了。他聽見了響聲和喧鬧，所以來看看發生什麼

事了。

當他安生一看見了地下打碎了的玻璃水瓶，就問道：

「孩子們，你們誰把玻璃水瓶打碎了！」

於是那孩子們都說道：「這不是我打的。——沃洛基也說：「這不是我打的。」

這話聽得低低的幾乎都聽不見了。

作者原註：這些兒童故事，是根據以下材料寫的：B，亞洛斯脫夫斯基的「列托瓦」，克魯普斯加亞

的「回憶列托瓦」，A，烏里亞諾瓦，「葉利查洛瓦的」回憶伊里奇」，A，烏里亞諾瓦的「工人們關於

列托瓦的歷史」，「伊里奇的幼年及小學時代」，工人及老布爾什維克們的回憶；「蘇聯民間創作」。

註：沃洛基即烏拉季米爾之愛稱，如中國之乳名，即列寧。

他沒有說實話，因為才上來他害怕了。無論如何，總是別人的家，別人的房子，不大認識的姑母。而且他是其中最小的一個孩子。于是他縮着頭就沒轉過身來說：「這是打碎的。」

那時姑母安尼說：

「怎麼一來……玻璃杯瓶自己打碎了。大概口牠……桌上站不穩了——所以才倒下來了。」

孩子們都笑起來說：

「大概牠想同我們一起跑一跑呢，所以牠才從小桌上跳到地下了。可是牠這小可憐蟲，牠忘了牠是玻璃做的，於是就打碎了。」

孩子們又都……起來了。只有小沃洛却一個也沒有笑。他出去到了另一個房間裏，坐……到窗子跟前。好久的在那兒坐着，想着什麼東西。到晚上的時候，他才又同小孩子們一起……起來。

過了……又……已……

有一天晚上，當孩子們都睡了的時候，母親走到沃洛甲的小床跟前，看見孩子不知爲什麼在傷心的哭着。

母親問道：

「你要什麼呢？」

小孩子就哭着說：

「媽媽，當我們在加桑的時候，我撲了安尼姑母。我說這不是我把玻璃水瓶打破了，可是這是我把玻璃水瓶打破了呢。」

媽媽安慰起孩子來。她說：

「唔，這不要緊！別哭吧！我給安尼姑母寫信去。她大概會寬恕你的。」

小孩子哭着說：

「你一準給安尼姑母寫信吧！就說這是我打破的。」

媽媽又把他安慰了一番。那時小孩子就安了，睡着了。

母親把自己的小兒子親了一下，把孩子給蓋了蓋，想着：「真是多麼驚人的一個小

孩子——他兩個月來記着這一件事情的，兩個月來仍心着他偶然說了謊話——可是現在，當他承襲了的時候，他心裏就輕鬆了，他甚至帶着微笑睡着了。」

第二天，媽媽給安尼姑母寫了一封信。安尼姑母很快的就回信說，她對於自己可愛的侄兒連一點氣都沒生。而且還等着他到一家作客呢。

列寧是怎樣學習的

列寧學習的狂熱，簡直可說是異常的好。他在中學畢業時，得到了一個金獎章。在去學校，他大概也學習得很，錯。不過，可惜學校當局從大學裏把他開除了，因為他是一個革命者。這是學校當局所不能容忍的。沙皇也不許革命者學習的。

他，是不許到他在大學讀書的。

「二個，兵或到列寧的地位，那就不會受高第教了。可是列寧卻不願意這樣的。他對母親說：

「我一定要大學畢業的。」

這話已經過去了。我開學以後，明年過去了。

於是列寧就寫長上了申請書。他請求允許他把大學的一切試驗一下子考完。

那真吃驚起來，想道：

「……怎麼能把一切……一下子考完呢？……現在大學讀書啊！好吧。……」

「……不過他真正是考不了了的。」

列甯一得到這樣的允許，就加倍的用起功來。

他整天坐着讀書；讀，寫，研習語言，翻譯等等。

夏天的時候，他在花園裏，在稠密的林間夾道上，設了一個研究室。他在那裏把一張桌子和一條板凳裁倒地下。每天早上他去到那兒。孤孤的一個人在那兒用功用到吃中飯的時候。

休息和洗澡之後，他又到那兒去了。又是三小時或四小時的功。

晚上，在散步和洗澡以後，家人們都又看見他在看書的。

家人們都吃驚起來，他怎麼能用這麼多的功呢，甚至都替他的健康擔心起來了。

可是列甯對他們說：

「如果人能適當的休息，他就可以格外學習和工作。」

他的確的，列甯適當的休息了。他作了一小時工。然後就去體操。後來再用一小時

或兩小時功，這以後，就跑到河裏洗澡去了。

後來，休息一下，或者在樹林裏散一散步，就回到書跟前，又吊起功來。他在自己的夏季研究室裏。在距小桌子不遠的地方，他給自己預備了一具櫥櫃子。他不斷的在那上邊練習着。

在好的天氣裏，他每日去洗兩次或三次澡。他游泳得好極了。他游泳游得使一切人都驚訝起來了。

他有一位朋友，回憶到過去就說，在瑞士有一個很可怕的湖。那兒常常淹死人。這湖水非常深。那兒有寒流，有深淵和漩渦。可是列甯一點也不怕的在這湖裏游泳過。

他這位朋友有一次說，應當小心，這兒淹死人的。

「你說淹死人嗎？」列甯問道。「不要緊，我們淹不死呢！」

於是他在這裏游泳的遠得幾乎都望不見他了。

這麼以來，因為游泳和體育，因為適當的休息，列甯會很多的用功，會一下子把大學裏的功課都預備完的。

「差不多兩年的光景，他都是繼續加緊工作的。於是別人在大學四年所學的法課，他還到國統院都學完了。」

他把一切都考試完了，得到一等的畢業證書。

「是一切教授們都對他說：

「這真很驚人的。你沒有在大學讀書，也沒有聽過我們的課！你怎麼學這樣好的漢語呢？大概有人幫助你了嗎？」

列甫說：

「沒有，我一個人學習的。」

那時教授們更驚訝起來了，部長也驚訝得張着兩手。

可是教授們和部長不曉得列甫除了巨大的智慧和卓越的才幹以外，還有巨大的工作能力呢。而他的這種工作能力，全在乎體育和適當的休息。

就因為這，列甫才優秀的完成了自己的學習。

有時可以吃墨水壺的

列甯在沙皇的監獄裏，整整坐了十四個月。

他坐在一間半明半暗的小小的草房裏。鉄床，桌子和方凳——這是那兒所有的東西。別人要處在列甯的地位，一定是整天在監獄裏哭聲和痛苦着。可是列甯不是這樣的人。

就是在這獄室裏，他也是整天工作的。

他早晨提過證據，然後就著作起來。他在這兒寫了一部革命的，非常重要的書：「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可是在獄裏寫東西是犯禁的。那兒什麼也不給的。沒有鉛筆，也沒有鋼筆，沒有墨水——什麼也不給。紙也不給。隨你怎麼辦吧。

那兒只允許看書。家人有想給被捕的人送書看。

於是列甯就在這些書裏寫起來了。可是監獄裏的監獄長的人，誰也不准這書上

……的。因爲在監獄裏，在監獄裏去還給人們以前，所有書信都要檢查的。如果發見書裏寫一個字的話，就要把這本書毀了。

可是革命者們曉得用牛奶寫的。

如果用牛奶在紙上寫，那絕對什麼也發覺不出來的。

要讀這所寫的東西，就把這紙在燈上或燭上一烤——那時牛奶就開始發黑起來，在紙上現出茶色的字母，所寫的一切都可以讀了。

列甯就這樣著作的——在書的天地的空白上和字行間寫的。他的家人曉得這件事的。當把書拿回來的時候，就把每一頁放到燈上烤着，讀着，謄寫着。

列甯就這樣在獄裏寫了一部書。

對這樣的工作是要非常小心的。如果監裏的看守瞧見他這樣寫的話——那時對他一定不好的。那時不把他當病人看待的，牛奶也要對他停發了。而且要生法狠狠的懲戒他呢。

可是看守往獄裏裏去的非常勤。或者古明士那小孩子望着犯人在作些什麼。

那時列甯就想出了這樣一件東西。他用麵包作了一個小墨水壺，往那裏倒上牛奶，把我來的小鋼筆在那裏一浸，就這樣的寫起來了。

有一次，看守由門上的小窗子一望，就看見了一件奇怪的現象：列甯在寫字的。

看守趕快把門一開，走進房裏就說：

「你落到我手裏了！我覺得你此刻在寫東西的。」

列甯拿起自己的墨水壺，鎮靜的把牠放到嘴裏。就嚼起糖來。

看守說：

「你幹嗎呢？你吃墨水壺的嗎！」

列甯說：

「你大概眼瞎了吧？這不是墨水壺，是麵包。我在吃牠呢。」

看守「瞧——」的確是麵包。想到：「大概我的視覺壞了。我覺得他是在吃墨水壺的。」

看守雖然想著，就出來了。可是列甯即刻又用麵包作了另一個墨水壺，往裏邊倒上

牛奶，又酸起來了。

列寧怎樣戒煙的

列寧當十七歲的時候，他就吸起煙來。

那時他已經是大學生了。他吸煙，這並沒有什麼稀奇。

如果這是一二歲小孩子吸煙的話——這是怕人的。而大學生吸煙的却很多。吸煙的他們吸煙！他們已經是成人了。

列寧的同志，大學生們，常常到他那裏來。幾乎都是吸煙的。有時在房間裏，爭辯着，談論着，而他們卻像火車頭似地在冒着煙。

因此，列寧也吸起煙來了。

當然，吸煙對於健康是很有害的。因為這，人才咳嗽，飲食減少，發瘦和害病。不
那些已經上癮的人們——這是不容易戒除的。

可是，列寧的母親是一位醫生的女兒。她覺得吸煙是很有害的。她從傷心處的心愛的兒子吸上癮了。

他這次的叫兒子戒除這種嗜好。可是列甯對這個只微笑着說：

「不要緊，我儘量戒着的。這對我不算太有害。」

可是，列甯的母親很愛自己的兒子，所以通夫心法總叫他把烟戒了。

她好久都不曉得他怎麼作才好。

於是，有一次，她故重說：

「我們是靠你父親死後的卹金這生活的。我們的卹金不多。每一個多餘的化費，都影射到家用上的。你的紙烟，雖然值得不多，如果你不戒，那對家用總是好得多了。」

她故意這樣說的。紙烟是很便宜的。這也並不影響家用。可是，母親很想叫她的兒子不吸烟。因此她才這樣說的。

列甯聽了母親的這些話，就說：

「呵哈，對不起，媽媽！這一層我還沒有想到呢。好罷，我今天就不吸了。」

列甯說着這些話，就把衣服裏的紙烟掏出來，放到桌上。于是就再不吸了。

可是，那些吸烟的人都曉得，要戒除這種嗜好，得有多大的決心呢。有些意志薄弱

的人，甚至於請教醫生幫助他戒煙的。

爾醫生就用些什麼藥，塗到他們嘴上，使他們以起煙來要發嘔。而更有些意志薄弱的人，醫生們用些關於吸煙之害的思想，去感化他們和感化他們。那時，這些人戒煙的。就那還有許多人，腦子裏裝着以煙之害的思想，不戒煙而還繼續吸呢。

可是別管這巨大的決心，他不仰任何醫生，決定把煙戒了。而且也真正戒了，永
遠不吸煙了。

這是具有鐵的意志的堅強的人

。別人卻應該像他一樣呢。

在監獄裏

信神的人，都有一種在神前祈禱的習慣。

他們劃着十字，低低的磕着頭，甚至額頭都碰到地上去。

他們以為這樣低的磕頭，是上帝所最樂意的。誰這樣的磕頭，上帝也就把幸福給他。

別的信神的人，一連摸嗒摸嗒的跪三十來次。後來就驚奇着這樣使他覺得舒服起來了。他想道——這是上帝給我的愉快的心情呵。

可是實際上，他所以覺得舒服的，是因為他作運動了。彎着腰，伸着腰，站起來，又蹲下去，揮着手，額頭一直碰着地——於是血就在他的血管里活躍起來了。可是他總想着上帝在照應他呢。

當然，老年人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想，可是青年人應當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當然，列甫是不信神的。

當他在監裏坐著的時候，監獄當局很不滿意的注意到他不信神。

看守好幾次的去到他的獄室裏，用快快不樂的口氣說：

「監內教堂裏在做禮拜的。今天禮拜六了。實在說你去行個禮也好。」

可是列寧回答道：

「謝謝你。我不去。我不承認宗教。」

於是看守就氣憤憤的對列寧看了一眼，出了獄室，就對監獄當局報告說，被掃的人看執固，不願去求上帝幫忙。

可是有一天晚上，看守隔着門上的小窗子往獄室裏一望，吃驚得向後退了。

列寧低低的在磕著頭。

看守把自己的眼一拭，又往獄室裏望了一下。沒有疑惑了——大概看來，被捕的人在祈禱上帝的，他鞠著躬，跪著，把手貼到胸口上，額頭差不多挨著地了。

看守沒有十分弄錯——列寧的確在磕頭的。

自然，他磕這些頭不是為神的。列寧喜歡這種運動的方法。甚至有一次在自己的信

裏（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九日給m，烏里亞諾瓦的信）給自己的弟兄德米特里忠告說：

「我可以對他推荐一種很方便的運動（雖然是很可笑的）——磕五十個響頭。我現在正是開始了這種功課，看守陪着小筐子坐着，奇怪着這位連一次都不願到獄內教堂去做禮拜的人，無端突然這樣信起神來了！」

當然，看守不曉得列甯這些意思的，看見他天天在磕頭，有一天就到了獄室裏，和和氣氣的對列甯說：

「你終於求起神了，我非常喜歡。我希望現在你別拒絕到我們的教堂去吧。」

列甯笑着說道：

「你錯了。我要在監前活動一點身體，所以作運動的。」

守氣憤憤的把門隨後一關，就從獄室裏出去了。

于是他再不帶着信神的話去麻煩列甯了。

列甯妙計却憲兵

列甯在二十六歲的時候，他就成了一個人人都曉得的革命者了，沙皇政府怕他就好像怕火似的。

沙皇吩咐把列甯下到監裏。

列甯在監裏坐了十四個月。

這以後，憲兵就給他放流到西比利亞去了。列甯在那兒，在西比利亞的鄉村裏，整整地過了三年。

這是一個很閉塞的小村子。這村子是在大森林裏。那兒什麼好東西也沒有。一遇小奔河從那兒流過去。那兒有一架小森林，裏邊甚至樹也不大多。

可是列甯並不苦惱人家把他放流到這樣閉塞的地方。他在那兒作了不少的工作，寫了革命的著作，同農民談着話，盡着忠告，幫助着他們。

閒暇的時候，列甯帶着自己的獵狗去打獵，洗澡，下棋。而且棋子也是他自己用樹

處刺成的。刺的挺深，而且可說是非常精緻的。

時光不知不覺的過去了。差不多過了三年了。放流業已經快弄完了。

列甯已經在開始打算着他往那兒去繼續作革命的工作。

可是，在放流業快弄完了的時候，沙皇的憲兵們到列甯的住所來了。

他們說：

「我們要到你這兒來搜查一下。如果要查出來沙皇政府所禁止的東西，你就得受刑！那時，替代釋放；我們至少也要把你押到這開塞的鄉村裏再住三年呢。」

可是，列甯那裏有禁書和各種各樣的革命文件。而這些書籍和文件，都放在一櫃的下面的一格上。

於是，一位滿臉鬍子的胖憲兵，站到門口裏，不使人出入。另一個矮個子的憲兵，可是也是滿臉鬍子和兇惡的，他在室內坐着，到那裏鎖着。

他檢查了桌子，抽斗櫃，往火爐裏望着，甚至勤快得鑽到床底下瞧了瞧，看那裏有什麼東西。

後來，他走到中隊……

「你這病……真的什麼東西？」

列甯說：

「櫃子裏是我的書。」

憲兵說：

「我現在就來看一看……這書。就瞧出是些什麼東西了！」

於是憲兵就開始翻閱那書……他……從那書手檢查呢。從上格呢，或是從下格呢？

列甯的妻子克魯普斯加亞，望着這位憲兵就想到：

「最好他從上格檢查起來呢！如果也從上格開始的話……那就好了，那時待檢查快完的時候，他累了。最後的一格，他就不仔細去看了。如果他從下格開始的話……那就糟了：恰好就在這一格上，在別的管中……有秘密呢。」

列甯也望着憲兵，也有這心事。

列甯忽然靜下心來，微笑着，拿起一把椅子，放到櫃子跟前。就對憲兵說：

「與其你伸着這樣的小身軀，不如站到這椅子上，來着手檢查我的書吧！」

小個子的，疲倦了的憲兵，看見革命者的這種好意，謝了謝，就登到椅子上。他既登到椅子上，顯而易見的他便從上落開始檢查了。這也正是列甯所打算的。

列甯望着憲兵，就微笑起來了。

克魯普斯加亞，看見列甯使憲兵做着他所要的舉，也就微笑起來了。

憲兵就在書櫃的上格翻着，讀着題目，抖擻着每一頁書。時間在過着。書多着呢。

三小時的光景，憲兵他強的檢查了四格子書。

第五格上的書，憲兵已經不這樣仔細的去檢查了。而且，在門口站着的胖憲兵，開始嘆氣和無聊起來了。甚至對自己的朋友說：

「唉，搜查得多麼久呵！我累了，想吃東西了。」

胖憲兵說：

「我們馬上就去吃中飯的。只剩了的一格書了。如果在全櫃子裏什麼也沒發現出來，大概在這一格上，也不會有什麼東西的。」

胖憲兵說：

「顯然的。你們什麼也沒有。我們去吃飯吧！」
矮憲兵差不多就沒有看下一格的書，對列實說：

「結果是，我們在你這什麼也沒有找到。再見吧。」
憲兵們說着這些話就走了。

當門隨着他們離開的時候。列實和克魯普斯加爾快活的笑着憲兵們可上當了。

列寧給一個小孩子買玩具

有一位俄國的革命者，從沙皇的監獄裏逃出來，逃避着憲兵，就逃到外國去了。

他在瑞士的秋羅威裏下戶了。他們在那兒入到一個家具工廠裏。就在那裏作起工來了。

不久列寧就到瑞士來了。

我們這位工人很想看一看列寧，因為聽到好多關於他的地方，而且讀過他的著作。

有一次，這位工人聽說列寧要在俄國工人研究會上演講的。

我們這位工人就決定到會，好聽一聽列寧的演講。

這位工人的妻子，也在家具工廠作工的。不過她是晚班。於是這工人的小兒子唐納特，就無人照應了。

於是我們的工人，就對自己的兒子說：

「我們一塊去開會罷，去聽一聽列寧吧！」

他牽着自己兒子的小手，他們就到工人俱樂部去了。

他們到了俱樂部裏。還早着呢。什麼人也沒有來。只有一個人坐在大廳裏看報紙。

工人就把自己的孩子，放進窗子跟前坐下；自己無聊的在大廳裏來回走着，想道：

「大海列雷不來了呢。」

這時那位看報的人對工人說：

「還樣好的天氣，可是你叫自己的小兒子坐到這悶人的大廳裏。你最好放他到院裏去玩一玩吧！」

工人說：

「不，我的孩子唐納特還小得很。他在院裏會不高興玩的，而且我怕那時他跑到牆上會送了性命。最好是我同他在這裏坐着等列雷來吧。」

列雷對小孩子說：

「唔，把你的小手給我，我同你出去少玩一會吧。」

列雷就拉着小孩子的手，他們就一塊到街上去了。走到玩具店跟前。就到店裏去

了。

在那裏，列甯就對小孩子說：

「我給你買這隻小船，你要不要？」

這是一隻精緻的小船。是帶帆的。帆在一上一下的起落着。帆船前站着一個小水手。那兒安放著板凳，坐着小舵和旗子。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玩具呵！

小孩子高興透了，列甯就給他買了這隻小船。

他們就很快的帶着這隻小船回到院裏了。可是院裏有一座很淺的井。就好像小水池似的。

小孩子就開始把自己的小船下到井裏了。

風吹着帆船。這小船帶着舵，就很好的奔起來了。

小孩子滿意得笑着，喜歡的拍着小手說：「別怕，小水手！向前闖！」列甯也在井跟前站着，也笑起來。

可是，這時我們的這位工人，在大廳裏來回走着，無聊的說：

「真糟糕！列雷還沒有來，更加之那位不知來歷的人，把我的小孩子帶上就出去了。」

大廳已經到了好多工人，都……

「列雷在那裏呢？難道他不來了嗎？」

這時，有一個來聽講的人，往窗子一望就說：

「瞧吧，那不是列雷同一個小孩子在院裏呢！」

這時，一切都對窗子望起來了，我們的工人也望了一下，就看見自己的兒子同列

雷在井跟前。

工人非常驚訝起來。想着：

「呵哈，這位就是列雷啊！可是我以為這是別人呢，——他很平常，很和善，他同

我的兒子出去玩，甚至給他買了一個玩具呢。」

這時，列雷很快的就回到大廳去，開始同工人們談起話來了。

一九一七年八月

這是一九一七年的事了。

陰森的秋夜。陰暗的森林。那兒的泥炭在燃燒着——發着惡臭氣。

列甯在小路上走着。他後邊跟着三個人。他們護送着列甯。

事情是非常急迫而危險的。應當把列甯送到外國呢。

命令都下着命令：無論如何把列甯逮捕了。並且臨時政府允許誰把列甯捉着的時候，

罰他大批的款子。

最初列甯躲到割草地裏，躲到茅舍裏。

後來決定把列甯送到芬蘭去。

但是，這必須步行着吉朗車站。從那裏坐火車到烏德車站。而在這輛車上有一個鐵

籠的，坐到火車頭上到芬蘭去。

這是同一個司機這樣約好了的。

于是列甯和他的同伴，由森林裏走着。

路是不容易的。泥炭在腳下燒着。土壤腐爛着。腳踩在泥炭裏。

列甯的同伴默然的走着。任務——保護列甯的生命——使他們担想到將來。

可是列甯的心情愉快而且滑稽。

忽然走到一道河跟前。

列甯的一位同伴驚異的說：

「怎麼一回事呢？不久以前，我走進森林裏過，這裏沒有河。說實在一點，這裏有一條很小的，乾了的小河，叫做「黑河」。不關膝蓋都可以把牠渡過的。」

列甯說：

「下了兩禮拜雨——就得了這結果。」

月亮從雲裏露了出來，顯照着夜色。在行路人前面的，確實是一條黑的而且很長的河。

列甯的同伴們都說：

「我們到左邊去，在那裏找過口去。」

列甯說：

「幹嗎我們不一直渡過去呢？在黑暗裏我們不會找到好渡口的。」

「這很少知道列甯的同伴說。」

「大概這兒很深。你會浮水嗎，烏拉季米爾。伊里奇？至于我們的話，我們是可以浮過去的。可是我們替你有點擔心：這裏或許有坑，有溝呢……」

列甯帶着微笑回答着：

「浮水的話我倒會的……我怕的是另一回事，怕的是無水可浮。可惜大概這兒的水不太深。」

列甯很快的脫了衣服，把衣服包成一包，拿在左手裏，舉在頭頂上，頭一個到水裏去了。

其餘的人都跟着他到水裏去了。

水非常的冷。所有到水裏的人，都連氣也上不來。可是列甯說：

在爐 同火災以後，這簡直好極了。

水到了他的胸上。後來到了他的肩上。到了下巴上。後來就淺起來了。最後，列甯到了那邊的岸上。

他的同伴們，都跟着他上到岸上。

當時看着列甯真是可驚。因為他四十七歲了。這樣的夜間，渡過這樣冰冷的河水，不知要愁煞多少人呢。可是列甯依然是快活。他甚至比以前還快活呢。

他用手掌把自己身上的水拂去。他竟然除了滿足以外，什麼也不會覺到呢。

列甯從衣兜裏掏出手帕來，輕輕的把身上拭了拭，很快的穿上衣服，又說道：

「好極了。只可惜小河太淺了，沒有待浮水。」

這時大家都笑起來，向前走了。

過了兩點鐘，列甯坐在火車裏。

但是，列甯不是等着火車停在站上的時候上車的。那時是不能上車的：周圍都是士官生在走着。逮捕着一切形跡可疑的人。雖然列甯當時戴着假髮和剃了鬍子，可是那時

到車站去是非常冒險的。

列甯和他的同伴們跑到溝渠裏，等着火車開。

當火車開了的時候，列甯飛快的向車站跑去，在開行的時候跳到火車上去了。

他做這的時候，現表了驚人的熟練，堅定與沉着。

到第二天的時候，列甯又用着他的體育了。

在烏德車站上，他好像真的燒汽鍋的人似的，沿着踏腳板上到火車頭上。

誰看見過而且知道火車頭上這些踏腳板的人——很狹而且不方便的踏腳板，——他

就曉得沒有跳慣，作起來是不容易而且不簡單的。

在體育上沒有素養的人，怕要人來用手扶他的呵，而且就這樣還恐怕他會掉下來三

兩次的。會把帽子弄丟了的。恐怕要叫起來的呢。

可是列甯以一個外人上到火車頭上，他作得這樣的妙，簡直無論偵探，無論衛兵都

沒有看出來。

注視着列甯不使發生意外的他的同伴們，輕鬆的出了一口氣。

列寧與衛兵

有一個青年工人洛班諾夫同志，守衛着斯莫邁宮。就是說，他站在門口，檢查着通行證。

對斯莫邁去的一切人的通行證，他都檢查着。因為如果不檢查——或許有什麼形跡可疑的人，或者什麼敵人，或者騙子，會混進那兒去的。而且這是在革命最初的時候，要特別警戒的。

這位洛班諾夫就站到斯莫邁門口裏當衛兵，檢查着通行證。

可是，他是一個赤衛軍。而且是普吉洛夫工廠的工人，對革命事業非常的忠實。因此，才叫他守這樣負責的崗位。

他站到遠崗上。身邊帶着手槍。腰上掛着手榴彈。心情是雄壯的。

他對走到斯莫邁跟前的一切人說：

「少等一等，同志！未進門以前——請叫我看一看你的通行證。我好知道你是那一

位。我初次他日，面孔熟悉的很少。」

呵，當然的，每一個到哥莫迺去的人，都把自己的通行證給洛班諾夫看一看。

于是洛班諾夫行着舉手禮說：

「現在就請進吧！我沒有什麼可留難的。」

那麼，請你想像一下吧，列甯在走着。他步行着。很樸實。穿着自己的秋天的短大衣，戴着便帽。

他深思的走着。甚至往兩邊看都不看。他深深的浸沉在自己的思想裏。

走到哥莫迺門口裏，想要進去。

可是衛兵洛班諾夫不認識列甯同志的面孔。那時像片印得很少。而列甯自己剛來到列甯格勒不久。呵，當然，洛班諾夫不會從外表認識列甯的。

總之，列甯走到哥莫迺門口了。洛班諾夫就對他說：

「少等一等，同志！請叫我看一看你的通行證！」

當然，別人要處到列甯的地位，一定讓道：

「如果你沒有看見誰在走，你好好看一看吧！就是列甯。」

可是列甯沒有反對。却相反，他彷彿從自己的沉思裏醒悟過來的似的，低聲說：

「阿哈，不錯，通行證阿！對不起，同志，我現在給你找。」

於是就在衣服裏找起自己的通行證來。

可是，這時候有一位長着小鬍子的人，走到斯莫邁門口裏，看見衛兵不放列甯進去，憤慨起來。就嚷道：

「這是列甯阿！放行阿！」

洛班諾夫低聲的對這個人說：

「沒有通行證我不便放行的。在這以前，我還沒福看見列甯同志呢。並且，我連你也不認識的，甚至還沒有看過你的通行證呢。」

那位長小鬍子的人更憤慨起來，嚷道：

「請趕快放列甯進去吧！」

列甯忽然說：

「不要吩咐他；更其不要唬他。衛兵作的完全是對的。秩序對一切人都是一個樣的。」

這時，列甯從旁邊的衣兜裏，掏出一把紙片，在這裏找出了自己的通行證。把這交給衛兵。

洛班諾夫抖顫着，展開這張通行證。就看見：是的，這的確是列甯的通行證。

洛班諾夫行禮畢，對列甯說：

「請你原諒我要了你的通行證，列甯同志。」

列甯回答道：

「同志，你作的很對。謝謝你認真服務。」

列寧同一位老太太談話

老太太多麼能幹，能幹。一個倒楣的事。她的丈夫患肺炎，因為這病就死了。

她丈夫是一個儲蓄的人。修房頂修得挺好。收入還不錯，很好。老太太裝多體面，至喝着糖茶。

「可是當他死了的時候，她的情况當然不好了。她也不能喝糖茶了。」

她就奔走着叫給她發津貼。

可是這一點結果也沒有得到。

都對她說：

「你得不到津貼。你丈夫在黨組織被破壞下，做工做得很少。」

可是裝多體面了這些話並不灰心，真正正的就開始到每一個機關裏鑽着，希望着什麼地方給一點津貼。

一個機關想擺脫她的麻煩，就對她說：

「有一個人可以辦理你的事——這就是列甯。如果你願意，你去找他好了。」

老太太聽多麼曉得列甯在斯邁邁宮裏。就到那裏去了。

當然，衛兵不願讓她進去。可是後來他看她是一個很好的可憐的老太太，就放她進去了。

老太太飛奔到二層樓上去了。她在走廊裏走着，就彷彿在街上似的。

她往一個房間裏一望——什麼人也沒有。往第二個房間一望——就看見一個人坐在棹子跟前，很快的寫着什麼東西。

這是列甯。

老太太當然不曉得這是列甯。她想道：

「呵哈，這一定是位什麼職員，或者什麼會計坐在那裏呢！」

因此，她不特別興奮的對他說：

「先生，你在這裏是辦什麼呢？辦文書呢？是管事務呢？或者是算賬的呢？」

列甯笑了，一聲不響地說：

太太。這趁事看吧。有時辦文案，有時辦事務，有時也得算賬呢。你要什麼呢？」
老太太說：

「我要領津貼呢。因為這，我來同列甯自己談一談。請你替我想一想，把我帶去見見他罷！」

列甯又笑了一聲說：

「你把你這事情告訴我吧！或者沒有列甯我們也可以辦的。」

老太太說：

「不，先生，沒有列甯辦不了的。我的事情是特別難的。也只有列甯一個人能辦呢。」

列甯說：

「可是，你還是說一說吧，是怎麼一回事呢？」

老太太說：

「我的經過是非常簡單的。不久以前，我的丈夫去世了，照他的職業說，他是一個

舖房頂的人。我來給自已奔走津貼來了。可是一切人都對我說：你領不到津貼的，你的丈夫在蘇維埃政權下，作工作的很少。」

列寧說：

「他們說的都是糊塗話。你的丈夫也不能夠在蘇維埃政權下，作工作得很多的，因為蘇維埃政府剛剛成立不久。」

列寧從電燈櫃上，把話筒取下來，對一個人說：

「現在有一位女公民去找你。把津貼應當給誰辦一辦。」

然後，列寧對老太太裴多霞說：

「你從這裏順着走廊到第三個門裏去吧。在那裏就把你的事情辦好了。」

老太太裴多霞懷着極大的疑心，到給她指的地方去了。可是在那兒一句廢話也沒有，就發給她了一張領津貼簿的字據。

就在那一天，老太太領了津貼，非常幸福的去到市場上，在那兒買了糖和布疋。

後來，她到了一個合作社裏，買洗滌衣服的藍顏料。

還在這合作社裏，就忽然看見一張她今天同他談話的那個人的相片。

她一看見這張相片，就非常吃驚起來，就問合作社的經理說：

「先生，可以不可以告訴我，那相片上照的是誰？我有興趣的，是因為今天早上我同他談過話的。」

經理說：

「不會有的事。老太太。這是列甯。」

妻多雷說：

「那麼着，我同列甯談話了。」

她回到家裏，把同她所發生的事情，告訴了房屋管理人。並且向他說：

「你憑怎麼樣，列甯為什麼對我沒有承認他就是列甯呢？」

房屋管理人少微沉思了一下，就這樣回答她說：

「一人是有各種各樣的。老媽媽。有一些人喧嚷着，吹着大話；我們這個，我們那個，我們是了不得的人，是第一二白的，是正經的……可是有些人不喧嚷，不吹大話。」

點也不傲慢。只卓絕的辦着自己的事。這就是些卓絕的人物。老媽媽，我可以放心談話的。恭喜你同這樣的人物談過話了。」

老太太斐多霞嘆了一口氣說：

「爾哈，我總是可惜他沒有對我承認呵！不然，我一定要深深的向他鞠躬呢。」

房屋管理人說：

「大概是因為這個緣故。他也不願意承認他是列甯呵。」

列寧被刺

列寧有好多敵人。

他有好多敵人，是因為他想把一切生活都重新改造一下。

他想叫一切作工的人，都過着非常好的生活。他不愛那些不作工的人，關於他們，

他說：「如果他們不愿作工，就讓他們什麼都不要吃吧！」

這使很多人不高興了。列寧的敵人們就一定想把他殺害了。

於是，他們就激唆着一個女暴徒，去刺殺勞動者的偉大領袖列寧去了。

他們給她一技手槍。把這手槍裝上了有毒的子彈。就對這討厭的女暴徒說：「到工

廠去吧！列寧今天在那裏演講的。當他講完了話，出了會場的時候，你就走到他的跟前

，對他開三四槍吧！」

她就這樣作了。她穿着黑衣服，帶着手槍；就到列寧演講的那工廠去了。

當列寧講完話，走到院子裏的時候，一個改裝成水手的人，故意的在門口跌倒了。

這麼以來，把跟在列寧後面的一切工人們都擋住了。

因此，列寧一個人出去到了院子裏，一個人走到汽車跟前坐車去了。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穿黑衣服的女人，緊走到列寧跟前，就對準開了四槍。

在這四槍之中，打中了兩槍。受傷很重的列寧就倒了。他的肺被打穿了，手也受傷了。

那女人跑起來，但是把腿捉住了，送到監裏了。

工人們跑到列寧跟前。好多工人都哭了。工人們把列寧扶起來，放他坐到汽車上。

當車關了的時候，人們把列寧的外套和上衣脫了，用繩子把手繫着，不使血流得太厲害了。

汽車開入克里姆宮裏了，停到列寧房子的門口裏。

傷勢很重的列寧，很勉強的下了車，人們都扶着他，怕他倒了。

工人們都跑來了，想把列寧抬到他的房裏去。

可是列寧不讓他們這樣作。他說：

「不，不要抬我吧！我的姐姐和我的妻子要看見把我抬着，一定想着我不好的，」
「不要勞動她們吧。」

周圍的人就吃驚起來了，列寧在這種可怕的時候，不想着自己，而想着別人。
列寧就沿着很陡的梯子，自己爬到三層樓上。不錯，梯旁都有人扶着他，可是總是
他自己走呢。

過幾小時就請了最好的醫生。可是醫生們都說傷勢很嚴重，上了毒藥的子彈，會傳
染到血裏面。

但是列寧的特殊的健康，幫助他在致命的傷勢之後，很快的就復原了。
過了一個半月之後，列寧又工作起來了。

錯誤

有一次，列甯坐在克里姆宮的自己的辦公室裏辦公。他用着了農務人民委員會的人員名單。

他想看一看這名單，以便往那裏再加入幾個人員。

列甯按了電鈴。來了一位值班的女秘書。

列甯對她說：

「把農務人民委員會的所有人員都給我弄來。」

值班的女秘書慌忙的出了辦公室。她那時非常的奇怪。

農務人民委員會的全部人員，昨天才在列甯那裏開了會。今天可又要把大家招集起來了。

值班的女秘書拿起人員名單，就開始給每個人打起電話來，請他們即刻到列甯那裏來。可是人員很多。要對所有的人都打起電話來，至少得費半點鐘工夫。

我們的年輕的女秘書，就呵哈着，嘆着氣，嘩喇嘩喇的打起電話來。

可是電話從列甯的辦公室裏突然響了三下。這就是說，列甯叫秘書長的。

秘書長傅吉甫同志即刻忙着到辦公室裏去。

列甯嚴厲的對她說：

「我不明白你們秘書處幹些什麼事情。我叫把農務人民委員會的人員名單給我拿來，過了十五分鐘了，可是到現在我還沒有得到名單。」

傅吉甫同志回到秘書處裏，在那裏曉得發生了倒置的誤會。列甯要一切人的名單，而這位糊塗虫却請一切人員到列甯這兒來的。

女秘書曉得了要的是人名單，而不是人員們自己，她哭起來了。發生了這樣的誤會，她覺得很不好過。她想着爲着這事要受到處分了。

傅吉甫帶着要用的文件，到列甯的辦公室裏去了，笑着開始告訴所發生的事情來。

她想着列甯要知道發生的這樣滑稽的錯誤，也要會同她一起笑起來的。

可是，她一望列甯，就看見他不笑，他皺着眉頭，彷彿不滿意。

列甯沉思着，彷彿低聲的說道：

「難道我會說出這樣的不確切的話嗎……不錯，我的確這樣說過：把所有的人員給我弄來……」

傅吉甫同志對列甯說：

「烏拉季米爾·伊里奇，請你原諒我們的值班的女祕書吧。她還是沒有經驗的人。總到我們這裏服務不久。」

列甯說：

「不，沒有錯。這是我錯了。我沒有確切的把自己的意思表現出來……」
當我們的值班的祕書從傅吉甫口裏知道了列甯說的話，的確確的喜笑顏開了。
她拭了自已的淚。後來笑起來了。後來在室內走着。就突然對傅吉甫說：

「去年我在一個辦公室裏當打字人。那兒的辦公室主任口授給我了一個錯句子。你以為他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嗎？不，他喚着我，說我鬧錯了，而且要把我開消了的。我哭了七天，因為我對這很難受……可是今天我只哭了三分鐘。而且是因為自己糊塗。我不

「……有這樣正直無私的。」

總書記同志說：

「不，這不僅是正直呢。承認自己的錯誤，不把牠放到別人頭上，這差不多是人類性格的最好的優點呀，可惜這優點遠非一切人所有的呵。」

並且被請的學務人民委員會的人員們，都開始到祕書處來起來了。

當他們曉得白叫他們跑一趟的時候，他們都不大滿意的。

可是一位繫着脖子（他的脖子發腫了）的人員，快快活活的說：

「我自己很高興把我攪擾了一次。我的脖子發腫了。可是我這時忙起來，于是我急得把瘡都急破了。現在我甚至好了，如果大家願意的話，我可以把我的細帶取消的。我很高興發生了這樣的事。不然的話，我的脖子怕還得腫一個月的呢。」

在祕書處的人，這時都笑起來了。那位害脖子的人也笑了。後來他說：

「我唯一可惜的，就是今天沒得見列甯。」

別的同事們都很同意他這話，於是都各自回家去了。

送 魚

有一天，列寧坐在克里姆宮自己的辦公室裏辦公。

棹子上放着一杯茶。小碟子裏放着兩個果子糖，麪包乾。

那些年光是可怕荒年。居民都有什麼吃什麼。吃着燕麥和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那些東西現在就是老鼠怕都不吃呢。

至于麪包呢，每個人一整天發給很小很小的一小塊麪包。

當然，對列寧同志，當時本可以弄到很好的食品的。可是他禁止這樣作。當全國都遭到飢荒的時候，他不允許自己過着飽食暖衣的生活。他喝茶的時候，甚至連糖都不用，而用糖醬。

那麼，列寧坐着，辦着公，在休息時，吃着早點——喝着茶，吃着麪包乾。

門開了，秘書進來了。

他對列寧說：

「魚業管理人從彼得堡來了。他一定要見你的。」

列甯說：

「好吧。讓他進來吧！」

於是魚業管理人就進來了。

他是一個平平常常的漁夫。革命把他提拔到很大的職位上，叫他來改良魚業。他焦慮着自己的專業，就來找列甯來了，他要告訴他打魚打得不大好。需要錢修理船隻和贖買魚網的。不然的話，魚等不到蘇聯的魚網，就浮到英國海裏去了。

管理人就對列甯解釋着爲什麼沒有魚。自己站到寫字棹跟前。不坐下。雖然列甯兩次向他指着椅子，請他坐下的。

可是他不能坐下。背後他手裏拿着一個大包。包裹裏裝着燻魚。這是給列甯送的禮物。管理人自己蒸了這魚。特別帶到莫斯科來送列甯的。

當然，他幻想着當他一入到辦公室裏的時候，就把這魚送給他的。爲着這目的，他

把魚包放到背後。想用這突如其來的禮物叫列寧大吃驚詫。

他甚至預備好了話，他想交禮物時用的：「親愛的烏拉季米爾。伊里奇，給你送點東西。五公斤重的一條小鱈魚。就是所謂鱈魚。請你吃了它養你養她，記着我們這些造孽的人吧！」

可是，當那漁夫進到辦公室裏的時候，他有點心怯了，不知所措了。所預備的一切話，都從他腦子裏跳出去了，于是他決定把公事話談完之後，再把魚送給他。

因此，那魚包就這樣的留在他背後了。

於是，他背後帶着鱈魚，只很不方便的姿勢站着，向列寧報告着因為什麼彼得堡的魚不多。

列寧說：

「我們給你錢。你的一切請求我們都照辦。可是你呢，請你多打些魚，好減輕人民間的飢荒吧。」

列寧同漁夫告別了。可是那位漁夫鼓着勇氣，把自己的魚，一直放到棹子上說：

「烏拉季米爾。伊里奇，給你……打了一條小魚……燻得挺好……有五公斤……」
於是漁夫突然看到列甯非常不滿意。甚至眉頭都皺起來了。

漁夫更其難爲情了，說：

「請呢，烏拉季米爾。伊里奇……請把這禮物收下吧……」

「當然，別人要處到列甯的地位，會即刻把包子打開，用刀子割一塊燻魚，即刻就吃起來的。」

可是列甯不這樣作。

他嚴厲的說：

「謝謝你，同志，可是我不能收你的魚。我們國裏孩子們都挨着餓的。你白把牠送給我的。」

漁夫真真難爲情了。嘟囔着，自己不知道說些什麼。

「請你吃一吃吧！」他嘟囔着。「非常肥的魚……一直在水裏捉的……」

漁夫忽然見列甯的手向電鈴伸去了。

「我的媽呀，」漁夫想道，「這怎麼好呢？」

就答應着鈴聲進來了。

列寧對他說：

「這麼着吧！把這魚拿去，把牠送到幼兒院去吧！」

列寧看見漁夫非常難堪，向他伸着手說：

「同志，我代表孩子們謝謝你這禮物。」

漁夫同列寧告了別，出了辦公室的門，低聲說：

「我的媽呀，鬧錯了……」

列寧與劈柴

列寧常常開窗子睡覺。在冰冷的水裏洗澡。在涼爽的房间裏辦公。

他是有鍛鍊的人。這對他是有益的。

他並且說，熱能使人衰弱，減低他的工作能力。

因此，他不叫把自己的爐子燒得很熱。所以在他的辦公室裏，常常很清爽。

很多到他辦公室裏去的人，都很奇怪這件事。因此，甚至發生了這樣的一件事：

公民代表們來到了列寧那裏。村裏的居民派他們辦理自己等人的事情的。

這些代表中間，有一位伊凡諾夫同志。

列寧接見了他。親切地談了話。應該辦的都答應他辦。同他談了不下二十分鐘話。

這位伊凡諾夫同志，坐在列寧的辦公室裏，他覺得有點涼。他甚至有點打顫了。

伊凡諾夫走到爐子跟前，把手伸出來摸了摸。於是見到爐子微微的有點熱。

當然，他什麼話也沒有對列寧說，可是他的結論是列寧的劈柴是成問題的。而且，

他聽說莫斯科的劈柴是很困難的。差不多沒有劈柴。況且也沒處買。

他回到本村了。向農民們報告說他們的請求被接受了。並且對大會上說：

「莫斯科吃的問題不大好。而劈柴問題更糟。我們的敬愛的伊里奇受着凍呢。連對他的爐子——就那劈柴都不足夠。」

這時都亂嚷起來了：

「瞎說！那不會有的事。難道伊里奇在自己的辦公室裏受凍嗎？」

伊凡諾夫說：

「如果我撒謊，叫瞎我的眼睛！當我坐在他的辦公室裏時候，我冷得牙都對不住齒了。」

這時好多人都發言了：都說，我們自己把爐子燒的熱得發昏，可是，同時列甯在自已的辦公室裏受凍。我們幫助伊里奇吧！把整個的森林砍地媽的吧，我們不推辭給他送劈柴的。」

一個鐵匠說：

「一定的，要送劈柴的。可是或許問題不僅存劈柴，而是在爐子呢。讓我對演說員發一個問題吧：就是列甯的辦公室裏是什麼爐子？」

伊凡諾夫回答道：

「他的爐子很大，是白的。彷彿是光亮的……有一點點發熱……」

鐵匠說：

「照演說員的話看來，他的爐子大概是荷蘭爐子。呵哈，這些荷蘭爐子費的劈柴特別多。而且不保煖呢。我提議把這爐子撤了。更好的是——我往他的辦公室裏，給他安一個普通的鉄爐子，這爐子從早到晚都是發熱氣的。」

大會主席說：

關於這個問題，應當問一問列甯，看他讓你修理不讓。因為你把他的辦公室弄得很髒，——不但不能辦公，就是進去都很困難呢。至于劈柴問題我提議給列甯同志送一火車劈柴，附一封信。就說，我們送上一些劈柴，並且願你燒熱些！把這些劈柴燒完了——我們再給你送。我們完全保障你的劈柴，一直到夏天。」

于是工人们就锯了，劈了大批的劈柴。

向铁路人员们找了火车箱。他们给了车箱。因为这收劈柴的人是最敬重的人呵。于是这一火车劈柴就运到莫斯科了。简单的说，在一个严寒的正月的一天，一火车劈柴，从高拉季米爾省的蘇道戈得縣送給列甯了。

才上來，列甯奇怪起來，後來知道了是怎麼一回事，就笑了。于是就吩咐把這些劈柴交給幼兒園裏去了。

在理髮室裏

有一位工人伊凡諾夫，因公到克里姆宮來了。

他從彼得堡到克里姆的軍械庫裏交武器的：步槍，馬刀，刺刀，手槍及其他的軍火。

他把自己的事情，好好的辦妥貼以後，就心神自若的在克里姆宮散起步來——幻想着能在這裏什麼地方，看一看他早已想看的列甯同志。

可是他到處也沒遇見列甯，於是慘然若喪的就進到克里姆宮的理髮室去了，想着：「剪一剪髮，刮一刮臉，弄得整整齊齊好回家去。」

他就進到克里姆宮的理髮室，排了班次。

理髮室裏人很多。兩個理髮匠在剪着髮，刮着臉。顧客們在等候着。

伊凡諾夫懷裏的在這理髮室裏坐了二十分鐘。時時刻刻在可惜着他那裏也沒有遇見列甯。

忽然門開了，進來一位顧客。於是一個人都看見了他——還是列甯，是人民委員會主席來了。

於是，列甯室裏的人們都站起來說：

「你好，列甯同志！」

我們的工人伊凡諾夫也問了好，幸福的微笑着，望着列甯同志，想好好的把他記住，以便後來對別人敘述這次的會見。

同時，列甯同志也同一切人問了好，就說：

「唔！誰是末了的一位？」

大家都驚訝列甯這樣的問着。大家都想道：「如果列甯等着班次，還是不好的。他是政府的首腦，每一分鐘對他都是寶貴的呢。」

於是在理髮室裏的一切人，都爭着對列甯說：

「烏拉季米爾·伊里奇，誰是末了的一位，這不要緊。現在空出位置來，我們請你不換班次的先理髮吧。」

列甯說。

「謝謝諸位同志們。不過這要不得的。應該排班次和守秩序。我們自定的法律，應該在一切瑣碎的生活裏去遵守牠。」

列甯說着這些話，就拉了一張椅子坐下，從衣袋裏掏出一張報紙，開始看起來。

那時，我們的工人伊凡諾夫，從椅子上起來，心神很不安的對列甯同志說：

「給好我的班次輪到了，可是我甯願五年不刮臉，不願使你等候。列甯同志，如果你不贊成破壞秩序，那麼，我有合法的權利把自己的班次讓給你，我估你的最末一位的班次。」

于是在理髮室所有的人說：

「他說得很好，很對。」

理髮匠響着剪刀，也說：

「烏拉季米爾·伊里奇，只有照工人所請的作罷。」

那時列甯就歡笑起來。大家都看出來他不愿意工人互相爭，也不願意理髮匠和顧客

們心裏難受的。

于 列甯把報紙裝到衣袋裏說：「謝謝」，于是就坐到理髮椅上了。

大家都看着理髮匠小心的，溫和的給他刮着臉。

大家都望着列甯同志，想道：「這是一位偉大的人物，可是他是如何的謙遜啊！」
理髮匠把活做完了。列甯走出理髮室，對大家說：

「再見吧。同志們！謝謝你們。」

蜜蜂

在很古很古的時候，人們都住在山洞裏。

那時候沒有城市。什麼商店也沒有。點心和菓子糖，那兒也沒有賣的。誰也不會作這些甜東西。而且那時糖也沒有。

那時真是不好呵。

比方，小孩子想吃一點甜的東西——到處弄不來的。

唔，這孩子的母親在樹林裏摘一個野蘋果，把這給自己的孩子。一切的款待就是這了。

可是人們並不苦惱當時沒有甜東西。

他們看見蜜蜂的形跡非常可疑。牠們前後飛着。落到花上。在那兒吸着什麼東西。於是即刻就又飛回到自己的蜂房裏，自己的巢裏，牠們還巢，通常都是在空樹洞裏的。

人們都想到：

「蜜蜂往自己的巢裏，收些什麼東西呢？」

蜜蜂雖嘗得很痛，可是人們總是不怕這個的，要看一看那空樹洞裏有什麼東西。

就看見那兒用蠟作了些特別的小籠（蜂房）。在這籠裏放着外面非常好看的東西。

人們把這東西一嘗，都驚訝着這是多麼有味呵，這就是蜂蜜。

那時人們就收起這蜂蜜來。

他們吃着蜂蜜，而且給孩子們吃着。因此人都健康了，結實了。

於是，這完全代替了他們那時代完全沒有的東西——點心，菓子糖和可可糖。

而且，到現在人還在收着蜂蜜。有好多人還在專門養蜂呢。這養蜂業在我們的農業

經濟的發展上，有巨大的意義呢。

用蜜蜂作成了各種各樣的有味的東西，餅子，糖果，飲料和藥品。用蠟作成了蠟燭，油膏，機器及火車頭用的各樣的塗油。

養蜂——真是一件有益的，必需的事業呵。

列寧很明白夢想使生活更好起來，應該快些來發展這事業。

於是當列甯住在莫斯科附近，住在小山上的時候，他對這事情非常有興趣，而且不斷的把當地的一位養蜂人叫到自已家裏，成好久的同他談着。

於是，有一次，列甯用着這位養蜂人入了。

列甯想派一個知道路的人去叫他。可是真倒霉，這人到莫斯科去了。別人都不曉得養蜂的住的地方。他們聽說他住在這兒不遠的地方。但是，究竟在什麼地方——都不曉得得了。

那時列甯什麼話也沒有說，從家裏出去，就到野地去了。

他在野地裏走着，向兩旁望着。

看見有花——白金花菜。在花上有一羣蜂。

列甯望着蜂往那兒飛。

就看見——牠們往一個花園的方向飛着。

那時列甯就望着這些蜜蜂，也向這花園去了。

牠入到這花園裏。走到小房子跟前。敲着門。竟然對了——養蜂人就住在這裏的。

養蜂人一望見列甯，就驚訝極了。

他說道：

「你好吧，烏拉季米爾。伊里奇！你怎麼會找着我呢？我住得離村子很遠的。很少有人知道我住的地方。誰把你引到這養蜂場來呢？誰給你指的路呢？」

列甯笑着說：

「你的蜜蜂給我指的路。這是牠們把我引到這裏的。」

養蜂人更其驚訝起來了。

他說道：

「烏拉季米爾。伊里奇，你真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偉大的天才，你會在每一件事情

裏找出特別的東西來。」

列甯說：

「只要在人生的每一種機會裏，去細心觀察就得了。」

這時列甯和養蜂人就談起養蜂業來。關於這事情，他們談了兩點鐘。

後來，她會告了別，就回國去了。

列寧和爐匠

有一次，列寧在森林裏散步，忽然看見有一個人正在鋸樹。

這是一個名叫濱德林的在鋸的。他是一個不年輕的男人，長着大鬍鬚。是一個很蠻橫的人。

照職業說，他是一個爐匠。可是此外他什麼也都會作。他的馬車壞了。于是他來到森林裏鋸樹去修這車的。

他鋸着樹。忽然就聽見有人對他說。

「你好吧！」

濱·林張望了一下。望着，列寧在他面前站着，可是濱德林不知這是列寧。他一句話也沒回。他。只氣憤憤的點了點頭說：「得了，你好吧，別打擾我鋸樹吧！」

列寧說：

「你為什麼鋸樹呢？這是公家的森林。不能在這兒鋸樹的。」

賓德林繼續的回答道：

「想鋸我就鋸。我得修馬車呢。」

列甯對這話什麼也沒有回答，就走了。

過了一些時候，或許是過了一個月吧，列甯又遇見了這位鐵匠了。這次是列甯在野
外散步的。有點累了。就坐在草地上休息。

忽然，這位鐵匠賓德林來了，蠻橫的對列甯嚷道：

「你爲什麼坐在這兒把草都採了呢？你知道現在草值多少錢？對不起，請你從草地
上起來吧！」

列甯起來，就回家了。

可是同列甯一塊的有列甯的姐姐。他的姐姐就對鐵匠賓德林說：

「你幹嗎這樣無禮的讓呢？因爲這是列甯，是人民委員會的主席！」

賓德林嚇了一跳，什麼話也沒說，就跑回家了。

到家裏就對妻子說：

「唔！竇德林，糟了！我第二次遇到了那個人，我同他說話說得模模無樣，誰知道這是列甯，是人民委員會的主席。我現在怎麼辦呢！——我真不敢想像了！」

又過了一些時候，大概過了兩個月吧，冬天就來了。

列甯用着爐匠了。應當把爐子修一修，不然，牠要冒煙的。

可是周圍所有的鄉村裏，只有一個爐匠——這就是竇德林。

于是，那個軍人就來到竇德林家裏說：

「你是爐匠竇德林嗎？」

竇德林心裏急壞了，他回答說：

「是的，我是爐匠竇德林。」

軍人們就說：

「那麼，你把衣服穿上吧！我們往小山上到列甯那裏去吧！」

竇德林聽到些話。真嚇壞了。他心裏更其急壞了。

他穿着衣服，手在顫。對妻子說：

「唔，別了，嘉德林啊！大概再不能同你見面了。大概列甯把我的一切糊塗話想起來了：我在野地裏是怎樣的嚇唬了他，關於樹，我是怎樣蠻橫的問答了他。大概他想了這一切，就決定把我往獄裏下的吧。」

鎗匠就同這兩位軍人一塊到小山上去了。軍人們把賓德林帶到房間裏。列甯就從安樂椅上站起來，迎着他說：

「呵哈，老相識呵！我記得的，記得的，你在草地上是怎樣地嚇唬我。你怎樣的躲了樹。」

賓德林一聽見這些話，就發抖起來了。他站到列甯面前，帽子在自己的手裏揉着，低聲說：

「請你原諒我這老傻子吧！」

列甯說：

「唔，算了罷，這那的話！我已經把這忘了。關於草的事，那時大概你是對的。我坐在草地上，揉了草，這是不妥當的。唔，不是因為這回事呢！好賓德林同志，你能

不能給我買一聽小忙呢？我抽煙子買煙的。應當把錢湊得不買煙。你能不能把這借一做呢？」

寶德林聽了這些親切的話，喜歡得連話都不會說了。

只點着頭說：我能修理。于是用手捂着臉說：請叫人給我拿磚和黃泥來。

這時就把磚和黃泥給寶德林拿來了。他就開始工作起來。他很快而且很精緻的修好了。

這時列甯又來了。謝了謝寶德林。他付着錢，而且請了他坐到棹子跟前——喝茶。

於是，爐匠寶德林就同列甯坐在棹子跟前喝着茶，吃着餅乾。列甯很親熱的和他談話。

爐匠寶德林喝了茶，同列甯告了別，就變了人似的，自己回家了。

到家裏就對妻子說：

「你好吧，嘉德林！我想着我同你不能見面了，可是結果却相反。列甯是一個很樣正直的人，我甚至不知道我現在該想什麼了。」

打獵

列那很愛打獵。他打野鴨，打松雞，打兔子和狼。

可是他也愛打狐狸。

狐狸是狡猾的獸類。因此，打狐狸是非常有趣的。

狐狸照例是住在洞裏的，可是因為牠們滑頭，所以自己不打洞。牠們一見到現存的洞。比方鑽給自己打的洞吧，就非常安然自得的住到那裏去了。

後來鑽回來了。就——你好呢——別人已經把自己的洞佔去了。

唔，儘管很不痛快的吃驚着，奇怪着狐狸住在自己洞裏了。就想着：「這一定是誤會。大概牠馬上就走的。」

可是狐狸對於走，連想都不想呢。臥到洞裏，閉着眼睛，彷彿這對牠沒有關係似的。於是牠也鑽到洞裏了。想着，萬不得已時，同這位長尾巴的褐色的伯母，對付着——

趕住呢。

可是結果：這同狐狸在一起住是無聊的。狐狸的手腳壞。儉飯吃呢。再加之在洞裏佔據着最好的地方。這麼以來，可憐的獵狗的尾巴，有時都在外邊露着呢。當然，牠這樣住是不痛快的。這樣野獸會咬牠的尾巴呢。雨也在淋着牠。

于是牠就傷心的到別的地方去了，給自已打着新洞，幸虧牠有長鼻子。

可是狐狸高興着，滿意着，走了。就心滿意足的在洞裏開始過起生活來了。

可是獵犬尋找着這些洞，從那兒把狐狸趕出來。獵犬咬起來，掘着地或雪——那時狐狸發子彈嚇得從洞裏出來。狗在牠後面追着。把牠往獵人跟前趕。獵人們射着槍，可不是常常都打中的，因為狐狸很會躲閃的。此刻牠在這兒，過一分鐘牠就到那兒了。後來，你一聽，牠的尾巴就在樹後邊閃了一下。忽然間，狐狸就又消失了。連影子也不見了。

有一次，莫斯科的獵人們組織了打狐狸。而且組織得非常好。甚至在田裏的雪地上插着小旗，識別着那兒是誰的區域，如果狐狸脫逃獵犬，從森林裏跑出來的時候，誰向

那兒分界，都規定得很清楚。

獵人們都佈置好了。

對列甯也指定了站的地方。

於是，列甯就靠着短皮襖和氈帽，站在小路上的一棵樹跟前。帶着槍站着。等着。

獵犬忽然的在森林裏拚命叫起來。這是——牠們在森林裏找着了狐狸，現在就要把牠從森林裏往田地裏趕的。

獵人們都留心起來了。列甯也留心起來。望了一下，他的槍裝的對不對。

周圍的景色，真美麗極了——田地。森林。樹枝上是晶瑩的潔軟的雪。冬天的太陽在樹頂上放着金色的光輝。

忽然間，一隻狐狸，從森林裏跑出來，恰巧就一直向列甯跑去了。

這是長着絨毛尾巴的一隻美麗的褐色的狐狸。這是一隻鮮褐色的狐狸，只有尾巴尖是黑的。

牠繞過了狗，跑到田地裏，在田地裏亂竄着。一看見帶槍的人，就站住了。

狐狸僅僅不覺痛楚了去動搖。只有牠的尾巴在急急地擺動着。牠牠靜靜地垂直閃爍的圓眼睛，閃爍的放着光芒。

狐狸想不出牠怎麼辦和往那裏逃了，後面是獵犬，前面是帶槍的人。因此牠不知所措了，發呆起來了。

列甯端起槍，想對牠射擊。

可是，忽然手放下了，把槍放到雪地上。放到腳跟前了。

狐狸把自己的絨毛尾巴一搖，向旁邊一竄，即刻就在樹後邊消失了。

可是列甯的夫人這時站在樹跟前，距列甯不遠。她驚訝的問道：

「你爲什麼不開槍呢？」

列甯微笑着說：

「你曉得，我不能夠開槍。這隻狐狸太好看了！因此，我不愿打死牠。讓牠活着吧。」

這時，別的獵人也來到跟前了，也都驚訝着列甯爲什麼不開槍，況且那時狐狸是那

麼近，甚至連跑也不跑呢。

獵人們曉得了列寧爲什麼沒開槍，都更加驚訝起來了。一個獵人說：

「狐狸越美麗，牠就越貴重。我一定打死牠的！」

可是列寧對這話什麼也沒回答。

後記

左琴科 (M. Boshchenko) 是蘇聯著名的老作家之一。他于一八九五年生于南俄之波爾達瓦省。父親是美術家。出身貴族，中學畢業後，即入彼得堡大學法科肄業。一九一五年參加義勇縱隊，在前線受了傷，中了毒氣，得了心病，所以沒有畢業。一九一八年以志願兵投入紅軍，次年退伍。

文學工作，開始于一九二一年。他的第一篇小說，就是在那年寫的「彼得堡年鑑」上發表的。

作者因為創作的優異，于一九三九年正月，榮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所頒佈的「勞動紅旗」勳章。

在「蘇聯作家七人集」的附錄中，關於左琴科，我曾寫道：

「左琴科是蘇聯很有名的幽默作家。甚至平時對於現代文學完全不關心的人，都讀他的作品。這是因為他有那幽默的天才和善于對於一般人，甚至對於程度很低的人，選

樹題材的緣故。

「作者的主人公，大半是革命後的城市的一般的庸俗居民，尤其是小職員，而很少工人和農人……」

「作者的創作主旨，是在暴露現代庸俗主義。在他的好多作品裏，深刻的把蘇維埃的現實生活裏小市民的典型的心理揭示出來。因此，作者的創作，獲得很大的社會的價值……」

「列寧故事」，在作者的創作歷程上，可說是一個顯著的轉換點，是作者創作的巨大的躍進。因此，這作品的出世，在蘇聯得到極大的稱贊與歡迎。

作者有一次在列寧格勒青年團的積極份子會議上說：「近兩年來，我寫了十幾篇兒童故事。而且這些故事，都是根據事實的材料寫的，在每一個故事中，都表現了列寧的一個特點……」（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莫斯科「文學報。」）

「列寧故事」真可說是兒童文學中的一個新的發現。用樸實的話言，輕鬆愉快的兒童文學的形式，質樸而自然的來敘述列寧的生活，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在「蜜蜂

「及「列寧被刺」兩節裏，對列寧的性格的刻繪，都異常深刻。列寧的生平、對作者沒有瑣細的事件。列寧的偉大的形象，在這小故事裏，並不覺得有容納不了之感。這作品，不但小朋友們讀了感到無限的興趣，就是成年人讀了，也會非常感動的。因為這裏不但有兒童心裏所想像的列寧的形象，而且也有成年人心裏所想像的形像呵。

本書中的「玻璃水瓶」，「列寧是怎樣學習的」；「有時可以吃墨水壺的」，「列寧怎樣戒煙的」，「列寧的妙計却憲兵」，「列寧給一個小孩子買玩具」，「列寧被刺」，「在理髮室裏」，「蜜蜂」，「列寧和爐匠」，「打獵」等，最初發表在一九四〇年列寧格勒出版的巨型文藝雜誌「星」第一期上，譯文也就是從這裏譯出的。同年莫斯科兒童書局出了單本，並附有N.古爾沙的插畫，惜交通不便，插畫單本，至今尚未能見到。

此後，作者又續寫了「列寧與衛兵」，「送魚」，「列寧與衛兵」，「列寧同一位老太太談話」等四節，發表在一九四〇年「星」第七期上，後來又寫了「在監獄裏」及「錯誤」兩節，發表于同年同刊第八、九期合刊上。最後又寫了「一九一七年八月」。

一節，發表在一九四一年莫斯科出版的「火」雜誌第二期上。現在都把这些集起來譯，單行問世，而次序則爲譯者所編。

靖華于嘉陵江濱。

一、二五、一九四二。

本書譯者其他譯著

書名	原作者	現出版者	備註
三姊妹 (五幕劇)	柴雲甫	文林	前有商務版本
白 (獨幕劇集)	柴雲甫等	開明	前有未名社版本
蘇聯作家七人集 (短篇小說集)	班柯等	開明	前有未名社版本
一月九日 (短篇)	拉甫列涅夫	生活	本書為前未名社出版之「烟袋與」第四十二之合集，曾有良友版。現分滬、港、桂、渝、版
第四十一	高爾基		莫斯科中央出版局出版，現絕版。
本凡東西海故事 不是正路的安得	拉甫列涅夫	生活	前有莫斯科中央出版局及上海良友精印單本戰後並有華北書店鋼版印本現收「七人集」中
亞非諾干諾夫	涅維洛夫	生活	前有莫斯科中央出版局及上海聯華書局單本戰後並有華北書店鋼版印本，現入「死敵」中。
亞非諾干諾夫	亞非諾干諾夫	文化生活	前有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局（即前之中央出版局）單本。
凱爾昇	凱爾昇		前有佐力遠東國家書店單本，七七事變前後會開始在「譯文月刊」發表未完，原稿失。

鐵流	(長篇)	綏拉非莫維支	生活	前有伯力遠東國家書店，上海三間書局之中華等版本，現有滬、港、桂、渝版。
五年計劃的故事		伊林		伯力遠東國家書店出版，國內未印行。
方		葛達爾	文化生活	本書與佩爾合譯。
第四機炮彈室		葛達爾	文化生活	有滬、桂版。
列寧的傳記及其		蘇聯各民族	文化生活	
敵	(短篇集)	邵洛霍夫等	生活	與佩爾編譯，分滬、港、桂、渝版。
我是勞動人民的		卡達耶夫	生活	現有滬、港、桂、渝、延版。
油船德賓特號		克雷莫夫	讀書生活	有滬、渝版。
著名作家		A. 托爾斯泰	雜誌公司	
列寧的故事		左琴科	新少年社	
戒指		蘇聯各民族創作選		卸付印
保衛察里津		A. 托爾斯泰		將脫稿

專 故 甯 列

角七元二價實冊每

科 琴 左 .M 者著原
華 靖 曹 者 譯
社 版 出 年 少 新 者 行 發
六 之 號 三 十 卷 家 冉 慶 重
店 書 訊 國 者 售 經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版 初 月 八 年 一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行政院國史館臺灣史檔案委員會審定中華民國字第一三九〇號

